

20世纪
欧美文论
丛书

符号学与 社会科学

【法】A·J·格雷马斯 著
徐伟民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

符号学与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
二十世纪欧美文论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法】A·J·格雷马斯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符号学与社会科学 / (法) 格雷马斯 (Greimas, A.J.)
著; 徐伟民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306-5080-6

I. 符… II. ①格…②徐… III. 符号学 IV. HO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01430号

Sémiotique et Sciences Sociales

符号学与社会科学

根据法国 seuil 出版社 1976 年版

Algirdas - Julien Greimas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2—2008—117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375 插页2 字数143千字

2009年3月第1版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册 定价: 13.00元

目 录

第一部分	社会科学中的科学话语.....	1
第二部分	社会交际	37
	符号学和社会交际	39
	社会语言学的理论模式	54
第三部分	构筑符号学对象	69
	对一种法律话语的分析	71
	关于拓扑符号学.....	120
第四部分	附加的部分.....	149
	关于只叙事件的历史和基本历史.....	151
	关于种族符号学对象.....	163
第五部分	一门力图自我认识的学科.....	173
	人种文学.....	175

第一部分

社会科学中的科学话语

0. 绪论

0.1. 科学:体系与过程

谈论一种科学,一种涉及我们关于人类的不确切而又颇具争议的知识的科学,这就不免幼稚或欺骗之嫌。更何况这种科学一开始就被诠释为全部知识的完善构成,后来又常常被追捧得如许之高,所以,喋喋不休之间,它的衰落也就更加不足为怪了。同样,那些“正统学人”一面承认自己仅仅依傍着“世界是可理解的”这一无根据的公设,一面却仍然热衷于炫耀对某科学课题、参与科学话语的构思。

若要对这种话语的符号学地位作一番研究,只要对其特有的表现方式、产生的条件,区别于其他形式的知识的标准进行探讨就可以了。这样,抛开被构想成体系的科学,我们就能够把科学作为一种过程加以推出,亦即作为一种在它所产生的话语中体现出的、永不完善、常常有其缺陷的科学行为。而要在初次接触时识别这些话语,只能依据它们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的”社会语言学内涵。

在其紧迫的任务中,当今的符号学选取了意义的话语构成加以研究;而语言学,作为符号学中研究最充分的一部分,被视为社会科学中科学地位最为突出的学科。符号学,正是以这种双重的身份——既作为探讨科学话语的主体,又作为探讨的对象——置身其中。

0.2. 话语及其主体

从针对体系的思考转向针对过程的考察,在符号学的范畴内并无任何特别的革命性意义,恰恰相反,只有展现已然经历的过程,才能对体系的整体结构及其构成形式有所了解。可是,使用索绪尔“语言—言语”的两分法绝非易事:因为这种两分法要

求设想并建立一种连接符号两种存在形式的中间场所,仅此一点就能说明问题。因此,需要像贝维尼斯特一样,认为话语只是“说话人承受的语言”,这样,人们就不仅设置了这两种语言学形式之间存在着假定的等同,还可以预料二者之间存在着相通之处且给了句法以施动者的地位,即是说,并不认为它具有:

说话的人

这样的本体地位,而是:

说话人

这样一种语法概念,而按照语言学传统给予它“说话者”的名称。

尽管这种概念很清楚,但仍需加以说明的是:在二者之间引入一个心理的或者说先验的主体(这在当今是司空见惯的做法),因而得出了一个异质的、与语言学理论整体不相容的概念,这就破坏了整个语言学内部的一致性,而不是仅仅影响到那一个语言学流派而已。就符号学而言,话语的主体不过是潜在的场所(instance virtuelle),亦即建立在语言学理论范畴内的一个场合,用于阐述词形变化形式转化为语言的语段形式。这个中间场所以句法主体的形式、即施动者的形式出现。这个施动者掌握具有系统结构上的差异、对立等的出现在“语言内”的语言学范畴,将它们调配组合成语段集合(enchaînements syntagmatique)作为话语的纲要。

在中间场所所发生的,不仅仅是语言在语段系列中通过这

样那样的潜在词语——其他有差别的、悬置的(suspendu)、但对于意义形成却必不可少的词语不在此列——得以实现,同时还承担着陈述与否认(assertion et la dénégation)、连接与分离(conjonction et la disjonction)(我在此只列出最显而易见的范畴)等语义范畴的责任。这些范畴对于主体行使搭配与组织所选用词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哪怕只是个仅通过述谓步骤构成基本语句也是一样。因此,根据索绪尔语言学的概念,话语的主体便是这样一种并不满足于保证了从语言的潜在状态过渡到现实状态的场合:它表现为使语言转化为言语的整个机制得以构成的场所。言语的主体正处于从语言活动的存在转化为语言的行为的环节,所以譬之以言语的生产者,也不是个不恰当的比喻。

任何行为都以行为知识(savoir-faire)[或无行为知识(non-savoir-faire),其结果相同]为前提:与话语这种行为表现形式相对应的是具有话语行为知识的话语主体。说话人的说话行为既是语言现实化的场所,同时也是话语潜在化的场所;作为话语前提的各种形式就存在于此场所并表现为符号,这些形式由话语在现实化的过程中表现出来,不过只能是不完整的、未完成的。也不必将这种推论演进得如此之远,人们能够或许也应当再重新评价话语的语言行为时换一种方式提出问题。比如指出,就个体使用言语而言,语言能力因话语实践而得到学习并改善;就社会而言,句法结构是可以转换的;因此,在有待确定的范围内,话语的有资格主体,既是话语得以进行的前提,又可以被视为处于持续构成中的主体,假如它不是被视为有待构成的主体的话。

另一方面,就实际运用符号学来对语言行为加以理解而言,我们对于话语主体的认识,或者说,对于话语主体产生和组织话语的程序的确认,不外两种方法:要么主体在它产生的话语中自

我阐述,从而使我们对它有所了解(不完全的且往往是虚假的了解);要么我们基于业已实现的话语而设定关于话语存在条件及其产生的逻辑,以之作为前提。我们在业已实现的话语中所遇到的话语主体的虚拟行为,虽然不甚可靠,却依然可以在前提的架构内得到诠释,如果必要,还可以容许它对于话语主体的语言行为结构的语义—句法表述作一番描述。

上述两种确认都是为了使话语作为构成话语主体场所,作为我们认知话语主体的唯一来源,从而获得(哪怕是部分获得)其应有地位。这样,这两种确认就构成了审视科学话语的特殊地位的视角。

1. 分类学话语

1.1. 完美的句法与语义

以上我们已经看到,对于话语主体的语言行为的表述,哪怕只是非常简略的表述,也都阐明了其中的双重活动:一方面是选择活动,系安排具有系统结构的语义领域(*univers sémantique*)的片段,以资利用;另一方面是操作活动,系通过从属连接(*articulations hypotaxiques*)和语段集合,调配正在现实化的意义。

这种建立话语的概念已经能够区分审查分类构成成分、语段构成成分和语言行为。只有或多或少地暗中依据这种区分,逻辑言语才能自称具有组织理性话语的句法地位,以便操纵在逻辑语句中只以“专有名词”形式出现的语义。专有名词是一个个的空白,可以填充进这样那样的科学领域的概念意义;而分类结构则是这些科学领域的前提条件。

我们可以看到,一定的逻辑只是导向一个静止的、凝固的情形。这种逻辑自命为一种完美的句法,能够操纵被纳入到业已

建立的分类之中的对象。撇开这些合理的先验要求不谈,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造成曲解、有时还包藏恶意的普及是怎样地最终把科学话语当作一种已经构成的知识的程序编制,和专门用语的话语等同起来,以便加以传递。

1.2. 分类行为

某一门科学的“词典”完全覆盖了一种形成系统的“语义学”,如果这种假设不无是处,那么,将分类成分搁置起来的做法,就会极大地方便对各科学领域的话语的运行机制作出审查,然后使其成形,这样,要将此类形式句法运用于作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话语,实际上就成了不可能的事。某个问题甚至往往还没有提出,就假设已经解决了,这种“语义”对立的消失拖延了对符号对象性质和地位的质询,而人们还以为其各自的话语仍在操纵着这些对象。

对某些科学话语,如“地球科学”^①的话语的观察表明,恰好相反,某些科学行为正处于我们刚才提到的两极之间:在其日常实践中,一门“普通”科学不会将它所管理的符号对象作为前提;此外,它也不会认可使其句法操作变得平庸的分类混乱。更确切地说,除了接受分类习得(“我们知道……”)外,它还体现出了对构造符号对象的持续努力。这种构造的特点是不不断地赋予(所有的范畴和存在的范畴)偶尔的或基本的限定,或是对行为的品质和潜力的包容和排斥,或是对暂时性的概念构建整理的认可,等等。这种分布于话语全过程中的持续努力大致上覆盖了语义和句法活动领域,这些领域的重要性可以与类的逻辑和集合理论的应用领域相提并论。

^① 参看吉尔伯托·加尼翁的《地球科学的一种文本的词汇——语义分析》。

所有这些操作似乎都在追逐着双重目标:一方面,核实对象的符号存在(而非真实存在);另一方面,既通过将对象加以限定、又借助于将对象录入其分类网络系统来构筑这些对象。这些操作由话语主体执行。话语主体这样就建立其话语的基本层面,不是使用言语—对象的对应,而是使用“对象的言语”,借助这种言语,它将可以操纵对象。因此,日常话语只不过借助于被视为先前对世界“幼稚”的分类的结果,来对这个被分类世界的某些部分编程序,在承认这一点的同时,也应该承认在我们研究的范围内,科学话语定义为分类行为的场所,分类行为所探讨的语义领域的结构远不是一种感知,而恰恰相反是这种行为的科学层面。这样,仅就这一点而言,科学话语就不同于我们在世界上所掌握的其他话语。

1.3. 语言学中的分类行为

并不需要全盘赞同乔姆斯基的乐观信念,也不必声称语言学分类层面的结构业已完成甚或已经过时,我们依然可以思考语言学在这个领域的经验,权当只是为了看看这种经验如何地构思分类结构,再有,就是看看它所获得的结果是否和人们在一定时候很乐于给予它的特殊地位名实相符。

1.3.1. 表现形式

看来构成语言学特征的是其反射的场所,该场所将语言学介于意义科学(语义学)和形式言语(逻辑和数学)之间,并使之承担两种作用,同时在两个语域加以发挥。比如,虽然言语的分类行为能够接近类的逻辑内部的操作、甚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之同化,虽然一般而言,寻找通用现象一直纠缠着自命为言语的演绎理论的语言学,但是,分类行为还是被马上要求运用于这样那样的自然语言,亦即运用于作为语言特殊形式的意义;更有

甚者,分类行为被马上要求对这种自然语言表现形式进行思考,这正好与逻辑中所发生的相反,在逻辑中,所有的语义赋予都被视为一种随后的活动,因为逻辑这种无意义的言语并不属于语言能力范围。

在表现形式方面,语言学家通过演绎法体现“量值”(grandeur)——他未来操作的未确定的对象,他对于这些对象的复现加以观察,力图确认这些对象的改变与否并把这些分类的语言单位集合起来——只有这些语言单位才具有分类学方面的建设性的符号学对象的地位。兼具归纳和演绎的语言行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具有意义:语言学家的语言行为在服从一种元逻辑的同时,使他可以了解到它的“实际”,了解语言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在语言学家看来,他所尽力构筑的复杂的语法结构,只有在能够产生“表面结构”的情况下,才能根本上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

这种借助于语言行为的手段,既是首要的又是最终的,对语言学家而言,构成了他的科学行为的唯一而又协调的所指——和能指。这就存在着一个语言表现形式这种符号层面的悖论:这种层面对于其活动而言是非相关性的,然而它又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构成其活动又证明其存在的必要。

至此,人们才明白符号学——“包罗万象的符号科学”,当它寻求建立其某种局部化的符号等级时,除了首先设定其表现平面,对于其必须制定的概念起所指和的作用。

1.3.2. 等级

乔姆斯基之所以肯定一门分类语言学(linguistique taxinomique),或曰语言学话语(discours linguistique)的分类层面(niveau taxinomique)业已形成,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学家

们几乎一致赞同使用构成单位(*unité construite*)词语解释“量值”,同时,基于语言学行为的观点,承认方法论操作的整体是一个描述的过程(*procédure de description*)。因为,在其他的社会科学当中,每一种理论都推出自己的概念库(*corps de concepts*),而与此相反,在目前我们感兴趣的领域内,现时语言学方面的争论实际上从来不涉及单位(语言学概念)的定义,而只涉及为了用作分析而对单位的选择,或说是对于语言结构(*articulation linguistique*)层面的选择。

这是因为在语言学当中,单位被定义为“构件”(*constituant*)。如此定义,是因为它们参与构成高一级的单位,或者分解成为低一级的单位。由此,“组分”(*immédiat*)构件的概念只能使之显示为同形(*isomorphe*)结构和形式上的相互定义(*interdéfinition*)的概念框架,从而强化言语分类层面的等级概念。

相对于当今的语言学所面临的更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刚才对分类结构的简略介绍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分类行为从古代起[“词类”(*parties du discours*)的概念],经过十九世纪语言学进入科学时代[提出“语素和词素”(*morphème*)的概念],直到今天对语义构成要素的探讨、建设话语语言学的愿望、特别是将分类行为的基本原则运用到其他一些并非属于语言学范畴的符号学分支时所面临的问题,分类结构却一直都是标志着语言学历史的分类学行为的成果。语言学的分类结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确保着语言学的科学地位:语言学中的科学话语表现出有能力操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很明确的言语,其对象就是既为构造的(*construit*)又为现实的概念。

1.3.3. 相关性

近十年来,在其他社会科学向语言学所借用的概念中,相关性(pertinence)的概念在语言学家这里引发的对于借用者的微词可能最甚:借用者们举棋不定,一会儿用此概念表示某一现象或某一研究领域的“价值”,一会儿又用来表示对这些对象进行研究时的“严密性”。这个借入概念只不过体现了异常的隐喻手法(jeu métaphorique),现时这种手法常常概括了跨学科性(interdisciplinarité)的运用。

相关性的概念出现于以布拉格学派的研究为代表的分类行为时期,如果说这个概念仅仅在结构学派概念的范围中加以解释(根据这个概念,任一对象的定义,即便是部分的定义,必然是至少两个对象的相互定义),那是因为在某一对象的众多可能的限定关系(détermination)中,必须辨认出必要而足够的限定关系,以穷尽该对象的定义;这样,该对象才既不会与同一层面的另一对象混淆,也不会要附上仅在低一级层面才考虑的限定关系以资区别。这样,相关性便作为分类行为的基本公设之一而出现,因为在补充表现形式的照应(référence)原则以及等级原则、证明分析层面概念的同时,相关性使语言学达到了形式语言(langage formel)的地位。

诚然,语言的描述,即便保留其与表现形式层面的联系,从这种视角观察也不过只是构成了“精心构思的”定义汇编而已。既然这些定义本身披着任意的名称外衣,构成语言学话语分类层面的符号学对象的元语言地位问题就得到了澄清:我们所碰到的名称本身并不代表任何东西,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自身的存在,以及指称(renvoyer)它们赋予名称并加以归类(subsumer)的定义。与其他人文科学为构成这一层面而创立的、可以进行

语义分析、可能引入定义的概念相反,构成大部分语言学术语的名称,除了在逻辑上先于它们的定义所赋予的意义之外,再无其他意义。

这样,相关性的概念就成为简化(réduction)过程的基础,该过程要求将分析中某一层面非必需的成分转移到低一级的层面。因此,人们津津有味地指责语言学的所谓简化法(réductionnisme),这并不是一种耻辱,而是一份光荣。

2. 真实话语^①

2.1. 真实性的话语地位

在审视以构建符号学对象为目的的分类行为时,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真实性”这个字眼,而仅仅把这些对象当作一种符号学的存在,亦即一种通过其在话语中的某种表现方式对我们展现的存在。在谈及语言学话语时,我们最多只强调这种话语与自然语言表现方式层面所维系的始终不变的指称关系,也就是指称关系所涉及的“真实”对象。

还应当指出:即便我们尽可能靠近表现形式并表达首个如下的分类陈述:

存在一个量值 x ,

在所有量值中,我们也远不能立即掌握构成表现形式的这个量

① 真实性问题是话语内部的问题,因此关于此问题我们可以提到说真话,或者说,提到真实措词。对于规划到话语中的陈述主体的知识,可以是“真实”模态或“虚假”模态、“秘密”模态或“谎言”模态,并且受到“相信”模态的限制(使信服/接受)。

值,我们只不过对这一量值作出存在的判断:这样我们就产生了首个关于表现形式的陈述,而其全部量值只不过是一些语言对象借助于连续的限定关系(surdétermination)得以构建的外壳而已。

因此,符号存在不应该与“真实”存在相混淆,而且我们断言(assertion)的真实性一定要与我们产生这些断言的言语能力相区别。相对于存在断言,存在的真实性一定表现为语义限制,也就是说表现为断言模态活动(modalisation)。更进一步地说,符号存在的这种巩固,如果它表现为一种额外的保证,也只能是陈述主体对于其所作陈述的表态而已。

判断模态活动具有语言地位,因此主要属于话语主体的活动。

2.2. 话语的一致性(cohérence)

为了讨论真实话语,看来有必要首先援引真实性的传统双重定义:第一重定义将其与内部一致性等同起来,第二重定义则将其建立在言语和它描述的真实性相一致的基础上。

一致性的概念,当人们尝试着将其运用于话语时,初看起来似乎会接近同素复现的概念。同素复现(isotopie)可以理解为:在整个话语的过程中,一个聚合(paradigmatique)结构中同一组(faisceau)可以论证的范畴的复现连续(permanence récurrente)。于是,话语逻辑一致性的定义就可以通过对于范畴选择的限制(restriction)而获得,而这些范畴,通过自身的复现,保障了作为整个话语支撑(support)的“通用话题”(lieu commun)的始终存在:因为涉及到“真实性”这样的话语通用话题,这个范畴组与支配构成话语的逻辑结构的真实性标准系统相符合。这最终把构成理性的同素复现的真实话语的模态结构